詩經通論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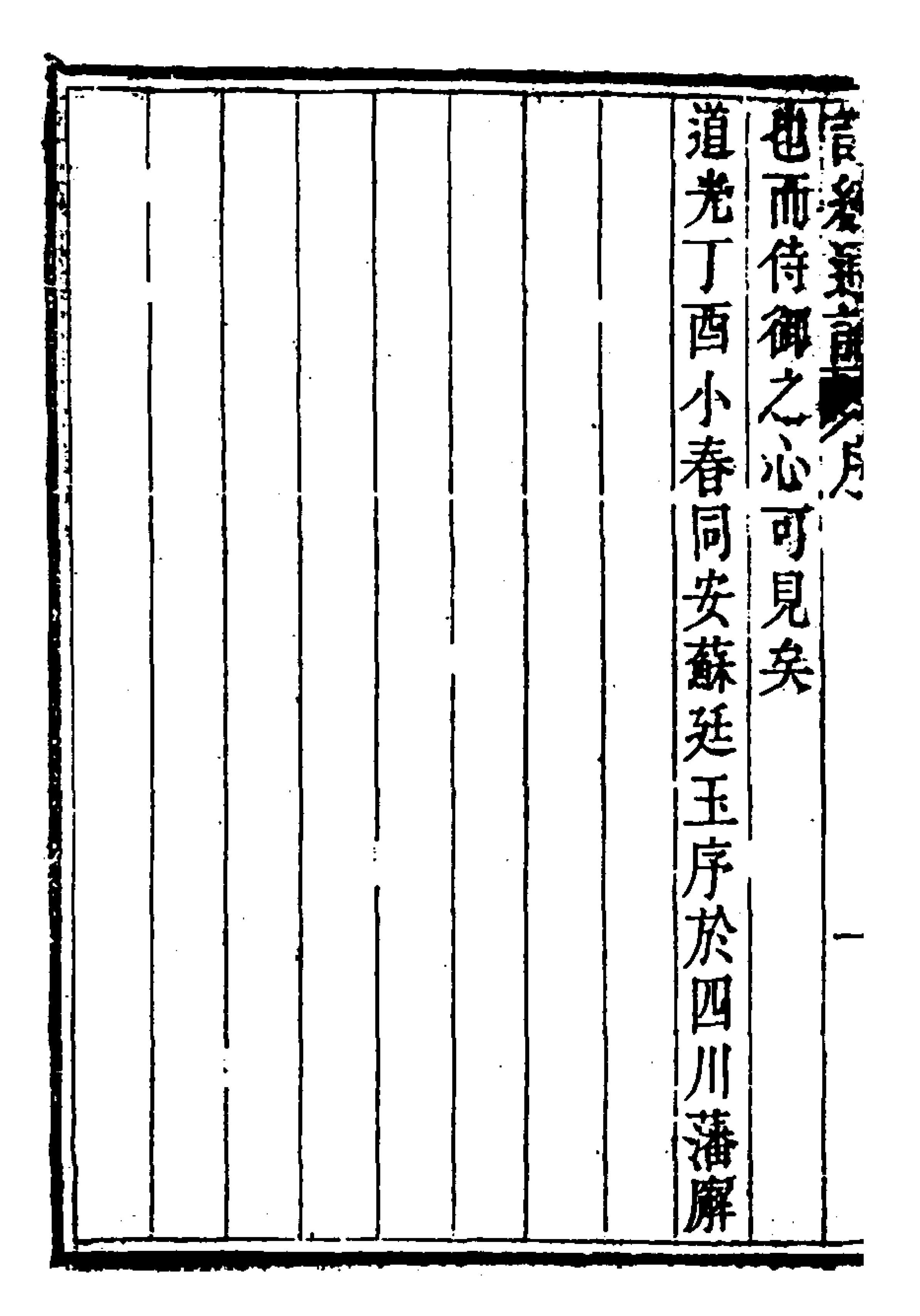
余制蜀六年恆以公餘課士蜀士頗
求所為根底之學則十無二三竊念
學可以端其趨王伯厚困學紀聞顧林亭日
知錄可以擴其識而練其才先後鏤板貯之
文翁石室舊有藏書鄙意尤欲於
御纂諸經及十三經注疏外求所未見者增
刻數種志焉而未之逮也王寶珊侍御來督
學其校士一以通經為主今年秋取新安姚
氏詩經通論十八卷刻之此書為侍御家藏

外間未有刻本侍御意在嘉惠士林故不以自秘夫崇厲經術助流教化學臣之責亦守土者責也顧余志焉而未之逮侍御既自盡其職並能匡余之不逮謂非余之厚幸耶工竣侍御屬弁言因誌其顛末如此至此書宗旨姚氏自序已晰善學者必有得焉不復贅云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孟冬長白鄂山謹序

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孟子之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數語已括其全後人或泥古而疑其辭或求奇而昧其義或執一偏而近鑿或滙衆說而易淆詁經者其說互異而作詩之意幾晦新安姚首源著詩經通論十八卷力排衆說以求合於溫柔敦厚之旨而世無刻本韓城王寶珊侍御督學蜀中出其家藏抄本校而梓之不以自祕其嘉惠士林之意卽其羽翼詩教之功



也而侍御之心可見矣

道光丁酉小春同安蘇廷玉序於四川藩廨

序

余與寶珊先後入詞館嗣復同在諫垣癸巳冬余外補來蜀明年寶珊亦來視學公餘過從益密寶珊通經術尤善說詩每出一語輒非恆解余謂匡鼎說詩解人頤今乃於君見之毋亦有枕中祕耶寶珊因言家有姚氏通論藏本行且付梓以廣其傳越日手一卷見示余讀之而躍然曰今而知讀書貴乎能疑非能疑之貴貴乎疑而能自析其疑並能以釋人之疑即以關雎章言之序以爲后妃作

集傳則以爲宫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爲然並不以集傳爲然抑豈有所受之耶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竊有所疑然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覈衆說自成一家言則平日之竊有所疑者與一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不又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啟之析其疑而姚氏

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啟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夫姚氏豈以排擊爲能哉天下之理無窮人心之靈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乎人之好學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眞善說詩者也寶珊言姚氏固六義之功臣諸家之諍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已矣郎以此言序此書可乎余曰諾遂錄之

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貽徽拜序於錦江雠

署

新刻詩經通論序

余髫齡就外傅張篠原師首以毛詩訓漸長稍解字義每讀蓼莪風雨諸章輒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已而於他詩雖習誦而仍無所悟竊以爲詩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嘉慶癸酉秋霪雨浹旬書樓滲漏重整舊籍移置他所於時得詩經通論十八卷伏而誦之如歷異境如獲奇珍始悟向者讀詩但以備取材之路卽世所傳體註大全亦祇訓詁字句於興觀羣怨之旨究無當也先大父文端服

官四十年他無嗜好獨於書籍搜羅殆遍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獨有鈔本意或有刊行者偶未之見洎通籍入詞館供職餘暇每於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購以備考訂而卒不可得藏書家亦迄無知者余益什襲珍之偶於友人聚談時拈一二章說之聽者欣然以爲得未曾聞由是勸余付梓者頗衆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數年來輶車馳驟未遑也今歲試竣旋錦官新秋薦爽居多閒暑檢行篋出此悉心讐校並命子福徵襄其事兩閱月而

輯定無訛亟付鋟工以廣其傳夫詩之爲用
與天地而無窮况三百篇乃詩之祖苟能別
具心眼何妨標舉以爲好學深思之助則是
書之作也誠所謂歎賞感激不能自已耳非
有意標奇示異也讀者於此潛心體玩庶有
以得作者之微情竊删存之本旨感發善心
懲創逸志於是乎益驗亦可見先達若心著
論其有裨於詩教正復不淺若謂旁着圈評
有類月峯竟陵之見是豈知言者所肯出哉
刊成因綴數語以弁其首

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季秋上浣韓城賈瑚

王篤謹序

詩經通論序

諸經中詩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獨難曷言乎詩之爲教獨大也易詩書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一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詩則與是詔子曰學詩乎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詔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乎曰自論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又曰興于詩又論關雎之義又論樂而言關雎言雅頌其與門人問答及見于孟子之引其

說詩者且數十而未已焉謂非夫子于易詩書三者獨重于詩不可也間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則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與書異體楊雄太玄王通元經直妄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爲騷爲賦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爲四言五言七言唐爲律以致復旁流爲幺麼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爲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獨重于詩豈無故哉

曷言乎釋詩爲獨難也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爲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倀倀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教門人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在簡編而失之抑本無簡編而口授也其見于經傳如所謂詩序者畧舉言之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于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眞詩之序也惜其他不

盡然意此必孟予時已亡說者咸謂孟子之釋北山必有所本予謂非也此亦尋繹詩意而得之不然胡爲有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訓乎自東漢衞宏始出詩序首惟一語本之師傳大抵以簡畧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獘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

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
非焉武斷自用沈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
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
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
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
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
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畧今日折中
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
訓詁與爾雅畧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
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

已惟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于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禀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衞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

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獘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存于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莘坤從而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

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攙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緬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于鑿于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矞新譚則終涉附會斂手緇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

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寧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眞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蠹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論成因詳述其所以釋詩爲獨難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

恆識

詩經通論目錄

鄘　衛

卷五

王　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檜　曹

卷八

魯頌　商頌

詩經論旨

詩有賦比興之說由來舊矣此不可[illegible][illegible]盡有關于解詩之義以便學者閱之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賦義甚明不必言惟是興比二者恆有游移不一之病然在學者亦實無以細爲區別使其鑿然歸一也第今世習讀者一本集傳集傳之言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語鄰鶻突未爲定論故郝仲輿駁之謂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是也愚意當云興者但借物

以起興不必與正意相關也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則興比之義差足分明然又有未全爲比而借物起興與正意相關者此類甚多將何以處之嚴坦叔得之矣其言曰凡曰興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則曰興之不兼比者也然辭義之間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興爲二一曰興而比也一曰興也其興而比也者如關雎是也其云關關雎鳩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則又似興矣其興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興起下義不必與雷相

關也如是使比比非全比興非全興興或類比比或類興者增其一途焉則興比可以無淆亂矣其比比亦有二有一篇或一章純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比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賦也如是則興比之義瞭然而學者可卽是以得其解矣若郝氏直謂興比賦非判然三體每詩皆有之混三者而爲一邪說也

興比賦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驗其人之說詩也古今說詩者多不同人各一義則各爲其

興比賦就愚著以觀如卷耳舊皆以爲賦愚本左傳解之則爲比野有死麕舊皆以爲興無故以死麕爲興必無此理則詳求三體正是釋詩之要愚以贄禮解之則爲賦如是之類詩旨失傳既無一定之解則興比賦亦爲活物安可不標之以使人詳求說詩之是非乎詩序者後漢書云衞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是東漢衞宏作也舊傳爲子夏作宋初歐陽永叔蘇子由輩皆信之不信者始于晁說之其後朱仲晦作爲辨說極意詆毀使序幾無生活處焉貴與忽吹

已令之燼又復尊崇至謂有詩卽有序序在
夫子之前此本王介甫夫子以有序者存之無者刪
之凡數千言無識妄談不顧世駭其末云或
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薄而不可解者
可盡信之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曰出
于國史之采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
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其舛馳固有
之擇善而從之可耳至于辭語鄙薄則序所
以釋經非作文也古人安有鄙薄辭語祖其意可矣拔
貴與尊序若此而猶為是遁辭蓋自有所不

能拚也愚欲駁序第取尊序者之言駁之則學者可以思過半矣詩序庸謬者多而其謬之大及顯露獎竇者無過大雅抑詩周頌潛詩兩篇並詳本文下抑詩前後諸詩皆爲刺厲王又以國語有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之說故不敢置舍于是兩存之曰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其首鼠兩端周章無主可見矣潛詩則全襲月令故知其爲漢人夫既爲漢人則其言三百篇時事定無可信矣觀此兩篇猶必尊信其說可乎

毛傳不釋序且其言亦全不知有序者毛萇文帝時人衞宏後漢人距毛公甚遠大抵序之首一語爲衞宏講師傳授（即謝曼卿之屬）而其下則宏所自爲也毛公不見序從來人罕言者何也則以有鄭氏之說也鄭氏曰大序是子夏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有此說人方以爲毛公亦作序又何不見之有乎嗟乎世人讀書鹵莽未嘗細心審究故甘爲古人所愚耳茲摘一篇言之鄭風出其東門小序謂閔亂思保其室家毛傳謂縞衣男服綦巾女服

顧爲室家相樂此絶不同餘可類推今而知詩序既與子夏無干亦與毛公不涉矣鄭又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其言並無稽

詩序來歷其詳見於古今僞書考茲不更述鄭氏于序關雎后妃之德下曰舊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然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小序爲大序大序爲小序不可曉又或謂關雎序爲大序餘

爲小序尤非今小大之名相傳既無一定愚著中仍從舊說以上一句爲小序下數句爲大序云（或又以小序名前序古序大序名後序）愚著于小序必辨論其是非大序頗爲蛇足不多置辨宋人不信序以序實多不滿人意于是朱仲晦得以自行已說者著爲集傳自此人多宗之是人之遵集傳者以序驅之也集傳思與序異目鄭衛爲淫詩不知已犯大不韙于是近人之不滿集傳者且十倍于序仍反而遵序焉則人之遵序者又以集傳驅之也此總由惟

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從違靡定苟取一二書
而深思熟審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見矣
集傳使世人羣加指摘者自無過淫詩一節
其謂淫詩今亦無事多辯夫子曰鄭聲淫聲
者音調之謂詩者篇章之謂迥不相合世多
發明之意夫人之知矣且春秋諸大夫燕享
賦詩贈答多集傳所目爲淫詩者受者善之
不聞不樂豈其甘居于淫佚也季札觀樂于
鄭衛皆曰美哉無一淫字此皆足證人亦盡
知然予謂第莫若證以夫子之言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如謂淫詩則思之邪甚矣曷爲以此一言蔽之耶蓋其時間有淫風詩人舉其事與其言以爲刺此正思無邪之確證何也淫者邪也惡而刺之思無邪矣今尚以爲淫詩得無大背聖人之訓乎乃其作論語集註因是而妄爲之解則其罪更大矣見論語通論

集傳每于序之實者虛之貞者淫之實者虛之猶可也貞者淫之不可也

今有人非前人之書于是自作一書必其義

勝于彼乃得集傳于其不爲淫者而悉以爲淫義反大劣于彼于是仍使人畔而遵序則爲計亦左矣況其從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不然之而終不能出其範圍者十之二三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蓋深刺其隱也且其所從者偏取其非而所違者偏遺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論之集傳只是反序中諸詩爲淫詩一著耳其他更無勝序處夫兩書角立互有得失則可並存今如此則詩序固當存集傳直可廢也

集傳主淫詩之外其謬戾處更自不少愚于其所關義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餘則從畧焉總以其書爲世所共習寧可獲罪前人不欲遺誤後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鑒之耳

毛傳依爾雅作詩訓詁不論詩旨此最近古其中雖不無舛謬然自爲三百篇不可少之書第漢人于詩加以其姓者所以別齊魯韓詩既皆不傳俗猶沿稱毛詩非是人謂鄭康成長于禮詩非其所長多以三禮釋詩故不得詩之意予謂康成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

有苟使貞長于禮必不以禮釋詩矣況其以禮釋詩又皆謬解之理也夫以禮釋詩且不可況謬解之理乎今世既不用鄭箋窮經之士亦往往知其謬故悉不辨論其間有駁者以集傳用其說故也

歐陽永叔首起而辨大序及鄭之非其詆鄭尤甚在當時可謂有識然仍自囿于小序拘牽經守人之識見固有明于此而闇于彼不能全者耶其自作本義頗未能善時有與鄭在伯仲之間者又足哂也

蘇子由詩傳大槩一本于序傳箋其闡發處甚少與子瞻易書二傳亦相似才人解經固非其所長也

呂伯公詩記纂輯舊說最爲平庸

嚴坦叔詩緝其才長于詩故其運辭宛轉曲折能肖詩人之意亦能時出別解第總囿于詩序間有齟齬而已惜其識小而未及遠大然自爲宋人說詩第一

近日崑山新刊唐宋元人詩解約十餘種竟少佳者似亦不必刊也

郝仲輿九經解其中莫善于儀禮莫不善于詩蓋彼于詩悋遵序說寸尺不移雖明知其未允亦必委曲遷就以爲之辭所謂專己守殘者其書合人一覽可擲何也觀序足矣何必其書耶其遵序之意全在敵朱予謂集傳驅之仍使人遵序者此也大抵遵集傳以敵序固不可遵序以敵集傳亦終不得

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皆豐道生一人之所僞作也名爲二書實則陰相表裏彼此互證無大同異又暗襲集傳甚多又襲序爲朱之所

不辨者見識卑陋于斯已極何苦作僞以欺
世既而思之有學問識見人豈肯作僞作僞
者正若輩耳二書忽出于嘉靖中稱香山黃
佐所得當時人翕然惑之幾于一鬨之市張
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寧刻之白下淩濛初爲
詩傳適冢鄒忠徹爲詩傳闡姚允恭爲傳說
合叅皆盛行于世世道生又自爲魯詩世學專
宗說而間及于傳意以說之本傳也又多引
黃泰泉說泰泉即佐乃道生座師著詩經通
解者故二書多襲之因謂出于佐家又以見

佐有此二書故通解中襲之也其用意狡獪如此今世此二書已灰冷然終在世故詳之無俾後人更惑焉其尤可惡者在于更定篇次紊亂聖經又啟夫何玄子以爲之先聲焉

豐氏魯詩世學極罵季本按季明德詩學解頤亦頗平庸與豐氏在伯仲間何爲罵之想以侁懆故耶

朱鬱儀詩故亦平淺間有一二可採

鄒肇敏詩傳闡文辭斐然惜其入僞書之魔而不悟耳何玄子詩經世本古義其法紊亂

詩之原編妄以臆見定爲時代始于公劉終于下泉分列某詩爲某代某王之世蓋祖述僞傳說之餘智而益肆其猖狂者也不知其親見某詩作于某代某王之世否乎苟其未然將何以取信于人也即此亦見其愚矣其意執孟子知人論世之說而思以任之抑又妄矣其罪尤大者在于滅詩之風雅頌夫子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頌各得其所觀季札論樂與今詩編次無不符合而乃紊亂大聖人所手定變更三千載之成經國風

不分雅頌失所罪可勝誅耶其釋詩旨漁獵
古傳摭拾僻書共其採擇用志不可謂不過
勤用意不可謂不過巧然而一往鑿空喜新
好異武斷自爲又復過于冗繁多塡無用之
說可以芟其大半予嘗論之固執之士不可
以爲詩聰明之士亦不可以爲詩固執之弊
人所知也聰明之弊人所未及知也如明之
豐坊何楷是矣抑予謂解詩漢人失之固宋
人失之妄明人失之鑿亦爲此也鑿亦兼妄
未有鑿而不妄者也故歷敘古今說詩諸家

于有明豐何二氏請張爲幻眩目掄心不能無三歎焉何氏書刻于崇禎末年刻成旋遭變亂乏子官閩朝爲鄭氏所害時逃去或云鄭氏刦其耳或云中途害之印行無多板亦燬失杭城惟葉又生家一帙予于其後人重購得之問之閩人云彼閩中亦未見有也大抵此書詩學固所必黜而亦時可備觀以其能廣收博覽凡涉古今詩說及他說之有關于詩者靡不兼收並錄復以經傳子詩所引詩辭之不同者句櫛字比一一詳註于下如此之類故云可備

觀爾有志詩學者于此書不可惑之又不可棄之也然將來此書日就澌滅世不可見重刻亦須千金恐無此好事者矣

以上論列自漢至明諸詩解皆能論其大槩如此若夫衆說紛紜其解獨確則不問何書必有取焉

詩韻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歸予謂亦莫不善于宋人矣吳才老始爲叶音之說而集傳奉爲準繩焉叶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蓋其但知有今音不知有古韻變

音強以求叶而讀之此古韻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韻乃于天字爲鐵因反以叶人字將明本同韻乃于明字爲謨郎反以叶將字此不知古韻之本同而妄爲其說也夫同爲一韻奚叶之有且世無呼天地爲訂地明德爲盲德者又旣曰叶此叶彼彼亦宜叶此今試以天字爲主而改人字之音以叶之以明字爲主而改將字之音以叶之不知人將二字又當作何音耶不可通矣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說

亦非人可以私智揣摩而自爲其說者大抵字有其音音出于口皆從喉唈舌齒脣分別得之如今韻之東冬江陽庚靑蒸屬喉眞文元寒删先屬唈魚虞歌麻尤蕭肴豪屬舌支微齊佳灰屬齒其魚虞歌麻尤又以舌兼齒故與支微亦共爲一韻侵覃咸鹽屬脣如此之類凡直呼其音則自然相叶不必改音紐捏以爲叶音也若夫叶音必其韻之本不通者始可加以叶名愚今分爲三一曰本韻見上一曰通韻此以韻之自爲通者而通之也

有入聲與無入聲自爲通見後一曰叶韻此則其本不相通者也大抵詩中爲本韻者十之九而有餘爲通韻者十之一而不足爲叶韻者尤寥寥無幾此或古之字音原與今別今不可考耳究竟不可謂之叶韻叶韻者不相通者也古人決不以不相通之韻爲韻自此而三百篇之韻可以一意貫通暢然無疑使古韻昌明于世其餘紛紛之說可盡廢矣詳見後詩韻譜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峯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

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且詩之為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固詩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爰是歎賞感激不能自已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

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予謂人多錯解聖言聖人第教人識其名耳苟因是必欲為之多方穿鑿以求其解則失矣如雎鳩識其為鳥名可也乃解者為之說曰摯而有別

以附會子淑女君子之義如喬木識其爲高木可也乃解者爲之說曰上竦無枝以附會于不可休息之義各詳本文下如此之類陳言習語鑿論妄談吾覽而輙厭之鄙之是欲識鳥獸草木之名或反致昧鳥獸草木之實者有之且或因而誤及詩旨者有之若此者非惟吾不暇爲亦不敢爲也故編中悉從所畧併志于此作是編訖姪炳以所作詩識名解來就正其中有關詩旨者間採數條足輔予所不逮則又不徒如予以上所論也深喜家學

之未墜云

詩韻譜

三百篇自爲古韻今從約法以今韻該之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各註于詩句之下檢此可一覽而辨云

本韻

平聲凡五部

東冬江陽庚青蒸

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

魚虞歌麻尤蕭肴豪

眞文元寒刪先

侵覃鹽咸

上去聲

即同平聲惟入聲不通

入聲

與去聲通不與平上通其無入聲之去聲與有入聲之入聲見下通韻此二聲尤通用

通韻

東冬江眞文元寒删先陽庚靑蒸侵覃鹽咸有入聲者自爲通

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無入聲者自爲

通

叶韻

不相通者偶通之謂之叶間有四聲通用者即同叶音